

周亮工的「反流派」詩學

謝 明 陽*

Email: myhsieh@mail.ndhu.edu.tw

摘 要

明代的詩學流派蜂出並作，彼此爭勝。及至清初，七子與竟陵兩陣營之後學對於詩歌創作的問題，依然各持己見而喧擾不休，因此，檢討明代以來的流派論爭，便成為清初詩學的重要任務。對於此一流派現象，清初文壇領袖之一的周亮工提出一套「反流派」論述，其說主張「樹千萬五色幟」，亦即在主合不主分的立場上，兼融各色風格而泯去門戶之別；欲達此目標，則須藉助「盡刪其姓名而獨存其詩」的選詩策略，也就是編選一部沒有作者姓名的詩歌選集，讓詩人的性情直接呈現於讀者面前；這樣的選詩策略消除了流派界限，也無門戶可以依傍，周亮工期望詩人當「卓然成一家言」的理想，也因而得以宣揚。文章之末，更取周亮工的畫學、印學與其詩學相對照，以證知周亮工的「反流派」思想實已從詩學範疇擴展到藝術理論的層面。

關鍵詞：清初詩學、七子派、竟陵派、周亮工、反流派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投稿日期：98.4.30；接受刊登日期：98.6.2；最後修訂日期：98.6.10

Zhou Liang-Gong's "Anti-School" Poetics

Ming-yang Hsieh*

Email: myhsieh@mail.ndhu.edu.tw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a great number of poetic schools thrived with diverging claims. And it showed no sign of cease up into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dhering to their own opinions, Seven Poets School and Jing-Ling School still continued with the arguments over the issue of poetic composition. Hence, reviewing the arguments between poetic schools descending from the Ming Dynasty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task for the poetics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One of the literary leaders in the early Qing, Zhou Liang-Gong, thus, raised an "Anti-school" theory about the school phenomenon, in which he advocated the concept of "Erect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five-color banners," i.e. on the basis of coordination instead of differentiation, to include the style of various schools elastically and eliminate their schools. To reach the goal, a "No name, only content" poem-selecting strategy was proposed to compile a collection of poems, in which the names of the poets were omitted deliberately with a view to presenting their true temperaments in front of the readers. Such a strategy not only blurred the border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s but also left them no ground to lay their foundation. Zhou Liang-Gong's belief that poets should achieve some sort of authority in a specific field, could hence be publicized and further exalted. At the end of the essay, a contrast is further drawn among Zhou Liang Goang'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Dong Haw University

Received April 30, 2009; accepted June 2, 2009; last revised June 10, 2009.

painting, printing and poetic theories to exemplify that Zhou's "Anti-School" thought had actually been elevated from the level of poetics to that of theoretical level of art.

Keywords: poetic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even Poets School, Jing-Ling School, Zhou Liang-Gong, Anti-School

壹、前言

明代詩學的發展是在文學流派的論爭中所完成的，特別是明代中期以後，流派之間的競爭愈形激烈。以最具代表性的派別來說，先是弘治間，李夢陽（1472-1529）、何景明（1483-1521）等前七子提倡古學，嘉靖間，李攀龍（1514-1570）、王世貞（1526-1590）等後七子繼起應和，復古之風於是大熾；至萬曆時期，公安派崛起於文壇，派中領袖袁宏道（1568-1610）以性靈之說力矯復古之弊，後又有鍾惺（1574-1625）、譚元春（1586-1637）為首的竟陵派，欲「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¹，持論復異於七子與公安；再至崇禎間，陳子龍（1608-1647）、李雯（1607-1647）領導的雲間派又追法前、後七子，反過來批判公安與竟陵。此流派之間的思潮推移，即使到了明清鼎革之後，依然餘波盪漾，也因此，清初詩學面臨的首要問題即是反省明代以來的流派論爭²。

清初詩論家對於明人分別門戶的習氣頗多批評，例如王夫之（1619-1692）《夕堂永日緒論》云：

詩文立門庭使人學己，人一學即似者，自詡為「大家」，為「才子」，亦藝苑教師而已。高廷禮、李獻吉、何大復、李于鱗、王元美、鍾伯敬、譚友夏，所尚異科，其歸一也。纔立一門庭，則但有其局格，更無性情，更無興會，更無思致；自縛縛人，誰為之解者？昭代風雅，自不屬此數公。……李文饒有云：「好驢馬不逐隊行。」立門庭與依傍門庭者，皆逐隊者也。³

¹ 明Ming·鍾惺Zhong Xing，〈詩歸序〉“Shigui xu”，《隱秀軒集》*Yinxiuxuan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2年），卷16[*juan 16*]，頁235。

² 參蔣寅Jiang Yin，〈清初詩壇對明代詩學的反思〉“Qingchu shitan dui Mingdai shixue de fansi”，《文學遺產》[*Wenxue yichan*]期2[no. 2]（2006年3月），頁108-120。

³ 清Qing·王夫之Wang Fuzhi，〈內編〉“Neibian”，《夕堂永日緒論》*Xitang yongri xulun*，《船山全書》[*Chuanshan quanshu*]冊15[vol. 15]（長沙[Changsha]：嶽麓書社[Yuelu shushe]，1998年），頁831-832。李文饒，即唐代李德裕。

所謂「立門庭」，即創立派別之意。王夫之以為，編輯《唐詩品彙》的高棅⁴（1350-1423）以及前七子、後七子、竟陵諸派之魁首，都是立門庭使人學己者，這些派別的成立，不過是自束性情、引人逐隊而行罷了，並非風雅正道。此處雖未道及公安派，但王夫之《明詩選評》曾說：「三百年來，李何、王李、二袁、鍾譚，人立一宗，皆教師槍法，有花樣可髣，故走死天下如鶩。」⁵論中也將袁宏道、袁中道（1570-1623）列入貶斥的對象，可見王夫之反對任何形式的詩歌派別，即使是不拘格套的公安派。類似的流派批評另可見於周亮工（1612-1672）所編《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試舉書中尺牘二例，如林向哲〈與侯官高雲客論詩書〉云：「前代事之不可為也，成於門戶；而詩之不可為也，亦肇於門戶矣。」⁶或如張遺（1608-1695）〈與周櫟園論文〉云：「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頗怪時賢自分畛域，矜其一得，恃己傲人，至于肆口毒詈，戈鋌滿紙，噫！可畏也。」⁷二人對於明代以及清初詩壇的門戶之見、流派之爭，也分別提出懇切的針砭之言。

正因為流派論爭為清初詩學的重要議題，故而有加以研究的必要。至於本文選擇以周亮工作為討論對象，主要是基於下列三點理由：其一，周亮工在清初詩壇的聲名雖亞於錢謙益（1582-1664）、吳偉業（1609-1671），

⁴ 高棅屬明初閩中詩派，其派以林鴻居首。

⁵ 清Qing·王夫之Wang Fuzhi，《明詩選評》*Mingshi xuanping*，卷4[*juan 4*]，《船山全書》[*Chuanshan quanshu*]冊14[vol. 14]（長沙[Changsha]：嶽麓書社[Yuelu shushe]，1998年），頁1331。

⁶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ong編，《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Laigutang chidu xinchaosaxuan jielin ji*（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shu congkan*] 集部冊36[vol. 36]），卷4[*juan 4*]，頁567。林向哲，字君十，福建莆田人。

⁷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ong編，《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奔集》*Laigutang chidu xinchaosexuan cangju ji*（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shu congkan*] 集部冊36[vol. 36]），卷11[*juan 11*]，頁400。張遺，一名張怡，字瑤星，江蘇上元人。

但仍屬於領袖級的人物，以時代而論，其詩學論述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其二，周亮工的詩學是以流派議題為核心，開展出一套完整的「反流派」論述，對於當時的流派論爭提供了明確的解決方法；其三，周亮工為全方位的藝術評論家，其「反流派」的詩學理念也同時延伸到畫學、印學的領域，這些藝術理論之間可以彼此互通，交相參照。在進入正文討論之前，我們先略述周亮工其人其詩：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河南祥符人，先世居江西金谿之櫟下，故自號櫟園，學者稱櫟下先生。明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官山東濰縣知縣，後擢浙江道監察御史。順治二年（1645）降清，累官戶部右侍郎，因遭福建總督佟岱劾其貪酷，論斬，遇赦得釋；康熙間起補山東青州海防道，又調江南江安糧道，再度被劾論絞，復獲釋。康熙十一年（1672）卒，年六十一。亮工以文章名於當世，領袖後進一如歐陽永叔，讀書好古之外，頗嗜繪畫及圖章，於二事尤精於鑒別。生平著作頗豐，晚年卻盡焚著述，焚餘傳世的重要作品尚有《賴古堂集》、《讀畫錄》、《印人傳》、《書影》、《閩小紀》，以及所編《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等書⁸。關於周亮工的詩作風格，可參看錢謙益〈周元亮賴古堂合刻序〉所述：

情深而文明，言近而指遠，包涵雅故，蕩滌塵俗，卓然以古人為指歸，而不墮入于昔人之兔徑與近世之鼠穴，信元亮之雄于詩也。⁹

⁸ 參清Qing·黃虞稷Huang Yuji，〈行狀〉“Xingzhuang”，收入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賴古堂集》*Laigutang ji*（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kan*]集部冊184[vol. 184]），附錄[fulu]，頁720-725；清國史館Qing guoshiguan編，〈貳臣傳乙〉“Erchenzhuan yi”，《清史列傳》*Qingshi liezhuan*（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5年），卷79[*juan* 79]，頁6574-6575。

⁹ 清Qing·錢謙益Qian Qianyi，《牧齋有學集》*Muzhai youxue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3年《錢牧齋全集》[*Qian Muzhai quanji*]本），卷17[*juan* 17]，頁766-767。此文亦見《賴古堂集》*Laigutang ji*，頁479，改題〈賴古堂詩集序〉“*Laigutang shiji xu*”。

其說以為，周亮工詩雖亦以古人為指歸，但卻不同於前、後七子所行走的兔徑小路，亦有別於如幽僻鼠穴的竟陵詩風，實卓然稱雄於當世。周亮工自撰的〈賴古堂詩集序〉也對自己的詩學做了提綱挈領的說明，自道：

公詩膚七子，芟竟陵，蕭驛騎兩家者。生平論詩，喜前修「當使移易不動，勿為馬首之絡」語，常舉以語人。¹⁰

七子之詩徒得形貌而流於膚廓，竟陵之詩則學識根柢淺薄，即使作為溝通兩家之驛騎，亦不過蕭然疲役而已。周亮工對於七子、竟陵之詩風的看法如此，故其為詩能獨立於二家之外。文中所引前修語，出自明初畫家王履（1332-?）《游華山圖并記詩序冊》，冊中〈帙成戲作此自譏〉一文批評韓愈〈南山詩〉「吾聞京城南，茲維群山圍」、「東西兩際海」、「西南雄太白」¹¹等十餘句：「可以施之於終南外，此則凡大山皆有之，皆可當，不獨終南也。移此以指他山，誰曰不可？」續又曰：「故先正調：『文章當使移易不動，慎勿與馬首之絡相似。』竊謂縱不宜規規然傳神寫照，亦豈宜泛泛然駕虛立空？」¹²王履原意是說，以文章描摹外物固不宜過度求似，但仍必須捕捉事物獨特的形態與神韻，寫出不可移易之語；若與馬首之絡一樣，移諸他處而皆可，則不免流於空泛，韓愈〈南山詩〉即坐此病。擴大而論，「勿為馬首之絡」也可以用來指稱詩歌的創作應以塑造個人獨特的風格為貴，切忌拾人牙慧，為格套之語所拘。周亮工重視詩人當

¹⁰ 《賴古堂集》*Laigutang ji*，卷13[*juan 13*]，頁611。「芟」字有淺少之意；「蕭」字通「茶」，疲困之貌，《莊子·齊物論》*Zhuangzi · Qiwulun*：「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¹¹ 〈南山詩〉“*Nanshan shi*”，見唐Tang·韓愈Han Yu著，錢仲聯Qian Zhonglian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Han Changli shi xinian ji shi*（臺北[Taipei]：學海出版社[Xuehai chubanshe]，1985年），卷4[*juan 4*]，頁432-435。

¹² 明Ming·王履Wang Lu，《游華山圖并記詩序冊》*You Huashan tu bingji shixu ce*，收入清Qing·卞永譽Bian Yongyu，《書畫彙考》*Shuhua huikao*（北京[Beijing]：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Wenjingge Siku quanshu*]子部冊274[vol. 274]），卷36[*juan 36*]，頁267。

不依門戶、卓然成家的主張，於此可以略窺端倪。下文，將再針對本文的議題作系統性的論述。

貳、《尺牘新鈔》所反映的流派之爭與流派批評

周亮工曾選輯明末清初作家之尺牘為《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奔集》、《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另有《四選牧靡集》雖已成書，但因無力刊刻，後遂失傳。周亮工所選的這些尺牘篇章，包含大量未見載於他書的談詩論藝之作，就文獻價值與理論價值而言，均十分珍貴¹³。書中部分尺牘也反映出當時詩學流派之間相互爭衡的情形，除前文所引林向哲、張遺之作外，以下諸例的描述更為具體：

1. 竊見數十年來之言詩者，同異相軋，去之愈遠。宗鍾、譚者破碎；宗七子者囿圖，有衣冠而無運動，爭體面而乏神明。
2. 近世詩人眼孔小極，已投獻於李、譚之門，作彼重儻，復何望哉！
3. 近日學詩者，皆知竟陵為罪人之首，欲改絃易轍者，又不深諳唐賢之門庭堂室，復相率而俎豆王、李。譬如烏衣妙士，一旦而服高曾塵腐之冠裳，鮮不笑其敗落者矣。
4. 溫柔敦厚，詩教也。近日北音嚆殺，南音浮靡，歷下、竟陵，遂成聚訟，可一撫掌。
5. 竟陵詩派誠為亂雅，所不必言。然近日宗華亭者，流於膚殼，無一字真切；學婁上者，習為輕靡，無一語樸落。¹⁴

¹³ 關於《尺牘新鈔》的編纂經過與文學價值，可參陳聖宇Chen Shengyu，〈周亮工《尺牘新鈔》三選初探〉“Zhou Lianggong Chidu xincao sanxuan chutan”，《清代文學研究集刊》[*Qingdai wenxue yanjiu jikan*] 第1輯 [no. 1]（2008年8月），頁210-260。

¹⁴ 此五條資料，分別出自胡介Hu Jie（1616-1664），〈與龔半千論詩書〉“Yu Gong Banqian Lunshi Shu”；陳周政Chen Zhouzheng，〈答王普瞻書〉“Da Wang Puzhan Shu”；徐增Xu Zeng（1603-1673），〈與申昺菴〉“Yu Shen Xuan”；施閩章Shi Runzhang（1618-1683），〈與彭禹峰〉“Yu Peng Yufeng”；鄧漢儀Deng Hanyi（1617-1689），〈與孫豹人〉“Yu Sun Baoren”。分見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編，《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Laigutang*

前四例中的「七子」、「李」、「王李」、「歷下」，用語雖不同，然皆指七子一派，尤以李攀龍為代表人物，第五例中的「華亭」，指雲間派，實亦七子派之流亞；諸例中，可與七子派抗衡者，則為竟陵派之鍾、譚，公安派袁氏兄弟竟然無一與焉。關於此點，錢鍾書《談藝錄》嘗論曰：「後世論明詩，每以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為鼎立驂斬；余瀏覽明清之交詩家，則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爭雄，公安無足比數。」¹⁵錢鍾書書中並徵引數十條文獻為證，其說可為定論¹⁶。今就《尺牘新鈔》觀之，明末清初詩壇確實是七子、竟陵二派爭雄的局面，推究公安派勢力迅速衰微的原因，當與其派未曾編輯詩選，亦無定法以示學者有關，故鍾、譚《詩歸》一出，即被竟陵派所取代。

以上諸例中，評論者大都對七子、竟陵二派同時予以貶抑，但此二派既然彼此爭勝，則當時左袒七子或竟陵者，當亦大有人在。同樣以《尺牘新鈔》為例，如安致遠（1628-1701）〈與王半石邑侯〉云：「今人談詩，齊、楚號稱兩霸國，然常以為竟陵之詩，不能與歷下並驅。」¹⁷即明白表示竟陵之詩無法與七子相提並論，優勝劣敗之意甚明。至於劉孔和（1615-1645）〈與友人論詩〉云：「《詩歸》不無偏處，然予所見數十家選詩，無過此者。大率鍾、譚心細，有閒工夫。」¹⁸則是在當時數十家詩歌選本

mingxian chidu xinzhao（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kan*]集部冊36[vol. 36]），卷5[*juan* 5]，頁109；卷6[*juan* 6]，頁127；卷8[*juan* 8]，頁163；《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奔集》*Laigutang chidu xinzhao erxuan cangju ji*，卷3[*juan* 3]，頁287；卷7[*juan* 7]，頁342。

¹⁵ 錢鍾書 *Qian Zhongshu*，《談藝錄》*Tanyi l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93年），頁418。

¹⁶ 《談藝錄》也援引《尺牘新鈔》為證，然僅及初選，而未及《二選藏奔集》、《三選結鄰集》。

¹⁷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奔集》*Laigutang chidu xinzhao erxuan cangju ji*，卷2[*juan* 2]，頁276。安致遠，字靜子，山東壽光人。

¹⁸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奔集》*Laigutang chidu xinzhao erxuan cangju ji*，卷13[*juan* 13]，頁431。劉孔和，字節之，山東長山人。

中，給予《詩歸》最高的評價，意謂著鍾、譚《詩歸》勝過李攀龍《古今詩刪》。當然，除了同時貶抑或者各擁一偏之外，也有論者主張七子、竟陵二派當互取彼長，各去己短，相輔而相成，例如張惣（1619-1694）〈與友人論歷下竟陵書〉云：「今之論詩者，始焉多尸祝竟陵，久之且俎豆歷下。彼此互觀，正可相輔。……獨思今之為詩者，仍之以竟陵則不可，矯之以歷下，又慮復剿其似，何以服天下才士之心？無已，其必折衷於孔子乎！」¹⁹其說則又以為七子與竟陵實互有得失，各趨一端皆不免有弊，以折衷的方式來化解二派之爭執方為上策。

《尺牘新鈔》為周亮工所編，以上各種流派批評的路數自為周亮工所熟悉，不過，周亮工的「反流派」詩學卻又與上述各種批評模式有所不同。基本上，周亮工認為七子派與竟陵派皆有缺失，故有「虜七子，弑竟陵」之論；也認為二派的對立當應予以調停，但此一調停並非折衷二派使之互補而已，否則便只是繭然疲役的「驛騎兩家者」。關於周亮工調和流派之爭的態度，可以參考《尺牘新鈔·選例》所云：

文人聚訟，自古為然，尺牘紛爭，於今更甚。自何、李倡道於前，艾、陳沸勝於後，近世因之，遂相慕效。一字之譌，一言之異，動生牴牾，論難百端，至十易翰札而猶未知所抵者，不過爭吐筆鐸之飛翔，大肆文瀾之湍激耳。不知一理而兩端具足，殊塗而歸旨斯同，妄持偏見，終類井蛙，競起狂鋒，究同管豹。啟門戶之漸，造水火之端，釀禍貽譏，莫此為甚。原其所始，未嘗不可兩存而並是也，豈不多事之甚也哉！²⁰

明代至清初的詩文論爭迭起，這些論爭經常藉由書信的往返來進行，例如李夢陽、何景明的同派鬩牆，或者艾南英（1583-1646）、陳子龍的激烈

¹⁹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Laigutang mingxian chidu xincao*，卷10[*juan 10*]，頁194-195。
張惣，字僧持，江蘇江寧人。

²⁰ 〈選例〉“Xuanli”，《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Laigutang mingxian chidu xincao*，頁10。

論戰皆然²¹，因此「文人聚訟」與「尺牘紛爭」可當作同一件事看待。面對當時文壇水火不容的門戶之見，周亮工以「一理兩端」、「殊塗同歸」的觀念作釜底抽薪的化解，亦即不拘執於各家各派的表面思路，直接探尋紛紜之眾說的深層意旨，以求得相異之見的內在統一性。此一調停流派紛爭的方式固然化用了〈繫辭下傳〉「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²²的說法，但其中卻也蘊藏著莊子的思維，觀《莊子·齊物論》云：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
厲與西施，恢恠慤怪，道通為一。²³

就「兩端」或「殊塗」的觀點來說，萬物皆以自身的所知所見為是，故謂「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此時論辯者仍陷於自以為是的成見之中；但就「一理」或「同歸」的觀點來說，分殊之萬物皆大道所化生，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故謂「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時，一切的大小美醜、是非善惡，皆可以道視之，互通為一²⁴。對照周亮工論中所說的「原其所始，未嘗不可兩存而並是也」，正是否定了各流派足以釀禍遺譏的外在行為，轉而肯定各流派論述中無二致的內在本質，其說可吻合於莊子齊物思

²¹ 李夢陽有〈駁何氏論文書〉、〈再與何氏書〉，何景明有〈與李空同論詩書〉；艾南英有〈答陳人中論文書〉，陳子龍與艾南英書未存。關於李何、艾陳的論爭經過，可參馮小祿Feng Xiaolu，《明代詩文論爭研究》*Mingdai shiwen lunzheng yanjiu*（昆明[Kunming]：雲南人民出版社[Yunnan renmin chubanshe]，2006年），頁181-212；頁393-417。

²² 魏Wei·王弼Wang Bi、晉Jin·韓康伯Han Kangbo注，唐Tang·孔穎達Kong Yingda正義，《周易正義》*Zhouyi Zhengyi*（臺北[Taipei]：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1989年《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本），卷8[juan 8]，頁169。

²³ 清Qing·郭慶藩Guo Qingfan，《莊子集釋》*Zhuangzi jishi*（臺北[Taipei]：華正書局[Huazheng shuju]，1991年），卷1下[juan 1 xia]，頁69-70。

²⁴ 胡遠濬釋「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云：「此就分殊言。」又釋「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云：「此就理一言。」今用其說。語見胡遠濬Hu Yuanjun，〈齊物論第二〉“*Qiwulun dier*”，《莊子詮詁》*Zhuangzi quangu*（合肥[Hefei]：黃山書社[Huangshan shushe]，1996年），頁28。

想的精神。這麼說來，周亮工流派批評的態度應非如《中庸》所說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²⁵，而是如莊子所說的「萬物畢羅，莫足以歸」²⁶，也就是以兼容並蓄的胸懷包羅所有的可能，不歸向於任何門戶派別。易言之，周亮工的「反流派」不只是反對單一流派的理論或詩風而已，更是有意從根本上消解一切流派的觀念；用當代話語來說，周亮工反對的不是某某主義，而是主張詩歌的創作本該「沒有主義」²⁷。

參、反流派的詩學立場：樹千萬五色幟

周亮工喜收藏名家印章，曾彙整家藏篆刻精品為《賴古堂印譜》，此書有一印曰：「調停王李鍾譚。」²⁸另有傳世行書詩軸〈癸卯冬初過逸菴老世翁四本堂賦正〉²⁹，落款下方鈐印曰：「不讀王李鍾譚之詩。」³⁰「不讀」一語似乎過於絕決，代表的其實是周亮工對於七子、竟陵二派的不滿；

²⁵ 《中庸》*Zhongyong*：「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見宋Song·朱熹Zhu Xi，《中庸章句》*Zhongyong zhangju*，《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臺北[Taipei]：長安出版社[Changan chubanshe]，1991年），頁20。

²⁶ 《莊子·天下》*Zhuangzi·Tianxia*：「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見《莊子集釋》*Zhuangzi jishi*，卷10下[*juan 10 xia*]，頁1098。

²⁷ 當代作家高行健曾闡發「沒有主義」的意涵：「沒有主義，也不用拉幫結派，組成團體或成為一股勢力，不當旗手，也不當走卒，不利用別人，也不被他人利用。」說法可與周亮工的流派觀念相合，故借用其語。見高行健Gao Xingjian，〈自序〉“Zixu”，《沒有主義》*Meiyou zhuyi*（臺北[Taipei]：聯經出版公司Lianjing chuban gongsi，2001年），頁5。

²⁸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ong編，《賴古堂印譜》*Laigutang yinpu*（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2年），卷3[*juan 3*]，頁172。

²⁹ 此詩收入《賴古堂集》*Laigutang ji*，卷10[*juan 10*]，題〈過傳逸菴四本堂〉“Guozhuan yian sibentang”，文字與行書書軸小異。

³⁰ 上海博物館Shanghai bowuguan編，《上海博物館藏明清法書》*Shanghai bowuguan cang Ming Qing fashu*（上海[Shanghai]：上海書畫出版社[Shanghai shuhua chubanshe]，1983年），頁30。

「調停」一語亦須仔細看待，如前節所述，此語非指折衷二家之說而已，更是有意消解流派的觀念。故此二方印文雖簡，但大致能表現出周亮工「反流派」的詩學立場。

對於明末清初詩學流派之間相互攻訐的情形，周亮工曾表示疑惑不解，〈書程石門再遊燕臺詩後〉述及：

比見虞山惡詈北地，于竟陵尤不少恕。西蜀范仲闇起而調劑之，然意在李而筆在鍾；近日為兩家驛騎者，筆在李而意又實在鍾。無父兄宗黨之仇，紛紛聚訟，僕不得其解也。³¹

所不解者，在於流派爭執本屬於詩歌領域的問題，而當時的詩學論辯卻淪為意氣之爭，使得本無父兄宗黨之仇的不同派別，竟聚訟至反目為敵的地步。雖然西蜀范文光³²曾試圖調劑北地與竟陵，然觀其〈刻李鍾合選與友人〉云：「伯敬胸中無多趣，只有此一點思想在冥杳間，要將山水情態強逼而出，青天白日之下，便有鬼氣中人。」同名尺牘又云：「伯敬好裁而筆下不簡，緣胸中不厚耳，內薄則外窘，遂有紉曳之病。」³³二道書信仍刻意貶低鍾惺，可知其《李鍾合選》的選詩目的實「意在李而筆在鍾」；當時另有會通兩家者，卻暗中排抑李夢陽，亦即「筆在李而意又實在鍾」。這兩種調停方式各偏於一方，實皆未能有效平息七子與竟陵的糾紛。至於錢謙益《列朝詩集》則又站在茶陵派的立場，對七子與竟陵二派展開猛烈的攻擊，其書評李夢陽曰：「粗材笨伯乘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訛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又評鍾惺曰：「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之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餘年，風移俗易，滔滔不返。」³⁴如

³¹ 《賴古堂集》*Laijutang ji*，卷21[*juan 21*]，頁684。程石門，即程封，字伯建，號石門，湖北江夏人。

³² 范文光，字仲闇，四川內江人。

³³ 均見《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Laijutang mingxian chidu xincao*，卷7[*juan 7*]，頁139。

³⁴ 分見清Qing·錢謙益Qian Qianyi，《列朝詩集》*Liechao shij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

此痛詆，幾已流於情緒性的謾罵，更助長了清初詩壇黨同伐異的戾氣。

流派之間的過度競爭，不僅對於詩歌創作有不良影響，更可能破壞人際關係的和諧，使詩學問題衍生成社會問題。周亮工在〈與林鐵崖〉一信中，曾舉王穉登（1535-1612）之子王留為例來說明此點：

居官而論門戶已足笑，作詩文而亦論門戶，豈不可駭？至父子作詩文而分別門戶，豈不尤可駭？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詩亦醇正典雅，至其哭袁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寃，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于其子矣。乃其少子王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依予鄉馬仲良，竊名于世。近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為留序詩者，體留意，亦未敢一言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于世，留不屑為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自昧于人倫如是！³⁵

王穉登（百穀）繼文徵明（1470-1559）之後，主盟蘇州文苑三十餘年，詩名盛於當世。曾受知於相國袁煒（1508-1565），袁煒卒，穉登渡江往哭其墓，以酬知遇之恩；又王世貞歿後，其仲子王士驢中蜚語繫獄，穉登傾身救援，有古人風義³⁶。不管是就詩品或人品來看，王穉登皆足以為其子之楷模，不過，王留（亦房）為詩卻依附馬之駿（仲良，1588-1625），與其父詩風異趨。馬之駿的詩風路數可參考周亮工《書影》引張縉彥（1599-?）曰：「竟陵時，新野馬仲良，同伯敬起家庚戌進士，自造新聲，偕吳門亦房唱和。其詩抉鏤性靈，鮮警秀異，足以移易一世。王、馬之名，

[Zhonghua shuju], 2007年), 丙集第11, 頁3466; 丁集第12, 頁5360-5361。

³⁵ 《賴古堂集》*Laigutang ji*, 卷20[*juan 20*], 頁673。周亮工Zhou Liangong, 《書影》*Shuying*, 卷2[*juan 2*]中, 也曾對王留提出同樣的批評。

³⁶ 王穉登生平可參《列朝詩集》*Liechao shiji*, 丁集第8, 頁4722-4723; 清Qing·張廷玉Zhang Tingyu等, 〈文苑四〉“Wenyuan si”, 《明史》*Mingshi* (臺北[Taipei]: 鼎文書局[Dingwen shuju], 1998年), 卷288[*juan 288*], 頁7389。

宜與鍾、譚並。」³⁷知馬之駿嘗偕王留唱和，二人「自造新聲」，於竟陵之外又別立「鮮警秀異」一派。父子詩文風格有別，原本只是尋常之事，但王留竟為了標榜門戶，於詩集中絕口不提其父，如此作為則不免令人驚駭。雖此一事件雖發生於晚明，但對於流派紛爭仍未休止的清初詩壇來說，仍然具有警醒的意義，因此周亮工去信林嗣環³⁸（1607-？），希望林嗣環在選評詩歌時，「如留者應在必黜」³⁹，以維繫風雅聲教。

在此一情境下，周亮工提出「主合不主分」之說，用意不僅在於改革詩壇風氣，同時也在於匡正人倫。在為李明睿（1585-1671）所撰〈南昌先生四部稿序〉中，周亮工說道：

先生典試楚中，友夏為舉首；及分校春官，梅村太史冠南宮。詩教分鑣，兩家擅勝。彼世所傳竟陵、歷下者，各樹旌旗，不相統一，而友夏適竟陵同岑，婁江居然歷下竝軌，乃其氣類之合，實皆淵源於南昌，則先生之詩又可知矣。蓋詩古文之派，天下主於分，而先生主其合；先生統於合，而天下各得其所分也。譬諸崑崙條為支山三千，擬之百川赴於朝宗之海。⁴⁰

李明睿，字太虛，江西南昌人，為譚元春中舉以及吳偉業進士及第時之座師。譚元春〈奉和座主李太虛翰林黃鶴樓放歌〉、〈李師奉旨歸省南昌呈寄四首〉、〈待太虛師不至留詩五首〉、〈大座主李翰林公帳序〉、〈上座主李太虛太史箋〉、〈補壽李老師五十序〉⁴¹，吳偉業〈座主李太虛師

³⁷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書影》Shuying(臺北[Taipei]:漢京文化公司[Hanjing wenhua gongsi],1984年),卷1[juan 1],頁10。

³⁸ 林嗣環,字鐵崖,福建晉江人,順治六年進士。

³⁹ 《賴古堂集》Laigutang ji,卷20[juan 20],頁673。

⁴⁰ 《賴古堂集》Laigutang ji,卷14[juan 14],頁626。

⁴¹ 分見明Ming·譚元春Tan Yuanchun,《譚元春集》Tan Yuanchun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8年),卷12[juan 12],頁352-353;卷13[juan 13],頁394-395;卷16[juan 16],頁455-456;卷24[juan 24],頁646-647;卷27[juan 27],頁741-742;卷31[juan 31],頁837-838。譚元春寄贈李明睿詩文頗多,此處尚未遍舉;

從燕都問道北歸尋以南昌兵變避亂廣陵賦呈八首〉、〈閩園詩十首〉、〈壽座師李太虛先生四首〉、〈座師李太虛先生壽序〉⁴²等詩文，皆為李明睿而作，師生之間的深厚情誼在諸篇詩文中有清楚的表露。而譚元春為竟陵派領袖，吳偉業的詩學立場則近於七子一派，二人分屬不同的詩學陣營卻又師出同門，再加上李明睿著作豐贍，為士林所仰重，故周亮工以「天下主於分，而先生主其合」來讚譽李明睿，奉之為統合各家流派的典型⁴³。李明睿與譚元春、吳偉業的師生之誼，驗證了詩文流派的混合將有助於人際之間的情感交流，此正與王留味於人倫形成鮮明對比；當然，周亮工將科舉師門與詩文派別混為一談，其實未必適當，惟藉由此論，確能展現出周亮工欲融合諸家派別而取消門戶之見的信念。

〈與陳琪園書〉一文中，周亮工還以形象化的語言來描述「主合不主分」的詩學立場：

吾觀先生之詩，殆不欲以詩名，亦無心與世人爭毀譽，故無所不有。奪彼與此，奪此與彼者，皆在先生網羅中，任何李、鍾譚與今之雲間、虎林，紛紛蟻鬪，先生高座而睥睨之，遂使藕孔修羅皆望風而遁。然則先生非不樹幟者也，蓋能樹千萬五色幟者也。一幟一色，拔而走耳；樹千萬五色幟，雖有大力，望而卻步矣。⁴⁴

李明睿Li Mingrui則曾為鍾惺、譚元春作〈鍾譚合傳〉“Zhong Tan hezhuan”，文見《譚元春集》*Tan Yuanchun ji*，附錄2[fulu 2]，頁958-960。

⁴² 分見清Qing·吳偉業Wu Weiye，《吳梅村集》*Wu Meicun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9年），卷4[juan 4]，頁114-116；卷4[juan 4]，頁120-124；卷15[juan 15]，頁414-415；卷36[juan 36]，頁763-765。

⁴³ 李明睿生平可參施祖毓Shi Zuyu，〈李明睿鉤沈〉“Li Mingrui gouchen”，《復旦學報》[*Fudan xuebao*]期5[no. 5]（2002年9月），頁134-140。

⁴⁴ 《賴古堂集》*Laigutang ji*，卷19[juan 19]，頁664-665。「藕孔修羅」，據《雜阿含經》*Za Ahan jing*，卷16[juan 16]記載，阿修羅興四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與諸天戰於空中，諸天得勝，阿修羅軍敗，退入拘絺羅池一藕孔中。

七子、竟陵、雲間、西泠（虎林）⁴⁵皆樹一色一幟者，旗幟既樹，彼爭我奪之紛擾遂起。反之，周亮工推崇陳瓚⁴⁶（1608-1674）之詩無所不有，網羅一切，猶如「樹千萬五色幟」，幟有五色，其數千萬，則超然眾家之上，非一家一派所能籠罩。陳瓚的詩歌造詣是否臻此境，可以毋論，周亮工此論所宣揚的主要是一種詩學理念：泯除流派界限、包納多元風格。周亮工曾將不同的文章風格比喻為天地間的各種事物，〈答長汀李生化舒〉論曰：「天壤間有雲、有石、有火、有金、有草木、有禽魚，其間剛柔異質，浮沉殊體，各有不同，亦各自成其不同，未有不並重於兩間，為造物所不可少者。」⁴⁷天地含藏萬有，一如文章的世界本有無限可能，詩人論詩作詩，又何苦株守門戶而互舉旗幟？「雖有大力，望而卻步矣」一語，也讓人想起《莊子·大宗師》所云：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⁴⁸

藏物有宜，猶有所遯，正如樹一色一幟，終有拔之而走者。若不視外物為己有，讓萬物還諸天地，讓詩歌還諸詩歌，則將無所遯失。故借用莊子的話來說，周亮工「樹千萬五色幟」的想法或可謂「藏天下於天下」，就詩而言，即是「藏詩於詩」。

⁴⁵ 虎林，即武林，杭州舊名，此指西泠派。西泠派為雲間派支裔，仍屬七子一系。

⁴⁶ 陳瓚，字元卿，號琪園，浙江臨海人，順治九年進士。

⁴⁷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Laigutang chidu xincao sanxuan jielin ji*，卷14[*juan 14*]，頁723。此文作者題「周圻」，實即周亮工之化名，相關考證，參趙樹功Zhao Shugong，《中國尺牘文學史》*Zhongguo chidu wenxueshi*（石家莊[Shijiazhuang]：河北人民出版社[Hebei renmin chubanshe]，1999年），頁510。

⁴⁸ 《莊子集釋》*Zhuangzi jishi*，卷3上[*juan 3 shang*]，頁243。

肆、反流派的詩學策略：盡刪其姓名而獨存其詩

在王李、鍾譚俱已往矣的清初詩壇，七子與竟陵二派的聲勢卻能綿延不絕，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在於二派所屬的詩歌選本發揮了文學典範的影響力。此詩歌選本在七子派為李攀龍所選的《古今詩刪》，在竟陵派為鍾惺、譚元春合選的《詩歸》。周亮工亦明白詩歌選本所具有的典範效應，故有意編選一部當代詩歌總集，藉以破除詩學流派之間的對立。〈復長汀馬生次京〉一文中，周亮工表達了這樣的願望：

某目前為吏牘所糾纏，不能殫心文事。何時脫落，麋鹿自遂，將以採一代之聲詩，勒成一編，藏之名山，以待來者。⁴⁹

此編輯一代聲詩的想法最終並未實現。不過，周亮工仍曾提出「盡刪其姓名而獨存其詩」的選詩方法，試圖為詩壇亂象提供解決的方針。此一選詩方法見於〈與陳琪園書〉，文云：

弟既無詩選，請與先生言詩。今之為詩者，樹一幟者多一敵，夫人而知之矣。其必樹一幟之念，非為詩，為名也。詩何事？乃存夫名之念歟！三百篇中豈無可樹幟之人？今觀其詩，絕無一名字可尋，詩則吾夫子刪之，豈吾夫子刪之歟？觸斯鳴則已耳。……故弟從來無詩選，嘗言欲選詩，便當祖述先師刪詩之意，盡刪其姓名而獨存其詩。如此則名心息，爭端絕矣。先生以為然否？⁵⁰

《詩經》為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其中除少數篇章可藉由文句探知作者外⁵¹，絕大多數的作品皆未詳出自何人，周亮工推測，此或孔子刪詩之時，

⁴⁹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Laigutang chidu xincao sanxuan jielin ji*，卷14[*juan 14*]，頁722。

⁵⁰ 《賴古堂集》*Laigutang ji*，卷19[*juan 19*]，頁664。

⁵¹ 如〈小雅·節南山〉“Xiaoya·Jienanshan”：「家父作誦，以究王誅。」〈小雅·巷伯〉“Xiaoya·Xianbo”：「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大雅·崧高〉“Daya·Songgao”：「吉

連同作者姓名一併刪之。這樣的推測當然不是事實，但周亮工作此猜想的用意只是為個人的選詩方法尋找根據，因此下文緊接著表明，不選詩則已，若欲選詩，則當效法孔子刪詩的精神，編選一部盡刪作者之名的詩集。依周亮工之見，此一選詩方法具有兩項意義：其一，時人樹立旗幟以分別門戶，主要目的不是為詩，而是為名，詩歌於是成為爭奪聲名的工具，故欲破除流派觀念，當先破除求名之心；選詩者若能刪除作者之姓名，則詩人之名心息，流派爭端亦可絕矣。其二，詩歌之作不過「觸斯鳴則已」，此感物吟志的過程本發於自然，吟志之後創作即告完成，未必需要留下姓名；選詩者若能刪去作者之名而僅存其詩，將可使讀者直接感受作品中的情感，不必因作者的身分或派別而影響了審美的判斷。如此說來，「盡刪其姓名而獨存其詩」的選詩方法雖得自於《詩經》的啟發，但其實是一套對治當代詩壇弊病的新穎策略。

周亮工此一構想，可置於晚明的詩學背景中，與公安派、竟陵派的相關論述作一對照，以彰顯彼此觀念的異同。先看袁宏道〈敘小修詩〉云：

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⁵²

再看譚元春〈與王以明·其三〉云：

近從一古寺榛莽中得一詩人，古雅絕俗而名不傳於世，度其人真無意於名。不肖以為性命之學反以有名為宗，如列祖高僧及近代善知

甫作誦，其詩孔碩。」〈大雅·烝民〉“Dayo·Zhengmin”：“吉甫作誦，穆如清風”。知前二詩作者為家父、孟子，後二詩作者為尹吉甫。

⁵² 明Ming·袁宏道Yuan Hongdao著，錢伯城Qian Bocheng箋校，《袁宏道集箋校》Yuan Hongdao ji jianjiao（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1年），卷4[juan 4]，頁188。

識大法師，其成就亦往往如其名之所至。而詩文之事，則非無名者不可，非無名也，名之來無意也。⁵³

袁宏道所指的「閭閻婦人孺子」，皆為不知姓名者，這些不知名的民間詩人所唱多為真聲，原因無他，只在於作詩能「任性而發」而已；此與周亮工所言「觸斯鳴則已耳」，意涵可以互通，二說同樣將詩歌創作的重點集中於性情的展演，不在意作者為誰。譚元春於古寺榛莽所識得的詩人，則是名不傳於世者，此人為詩而詩，無意於名，譚元春肯定這樣的作詩態度，並明確表示「詩文之事，則非無名者不可」；此又與周亮工批評當世詩人「非為詩，為名也」的立論精神相應，二說均視詩歌創作為圓滿自足的完成，原不必藉之以沽名。然而，周亮工的觀點也有不同於袁宏道、譚元春之處：首先，周亮工是從編選詩歌的立場發言，故有刪除作者姓名的說法，而前舉袁宏道、譚元春之論皆未觸及選詩，當然也就沒有刪名與否的問題⁵⁴；再者，周亮工創設此一選詩方式，其目的在於調停流派之間的紛爭，而袁宏道、譚元春所表達的仍只是各自派別的意見，並無消解流派的用心存焉。要之，「盡刪其姓名而獨存其詩」的選詩之法雖與公安、竟陵二派的詩學思想有若干連繫，但就「反流派」的詩學策略而言，此一理論仍是周亮工個人的獨特見解。

周亮工心目中理想的詩歌選本雖未問世，然其所主張的選詩之法卻已先傳播於文壇。友人杜濬（1611-1687）聽聞此法，曾寄書與之商榷，其說見於〈與減齋先生〉一文：

聞先生欲選今人詩一部，不著選者、作者姓名，可以得真詩，又可

⁵³ 《譚元春集》*Tan Yuanchun ji*，卷27[juan 27]，頁753。

⁵⁴ 譚元春*Tan Yuanchun*，〈詩歸序〉“*Shi Gui xu*”嘗云：《詩歸》*Shi Gui*之選「代獲無名之人，人收無名之篇」。此處雖提到「無名之人」，且是就選詩而言，但譚元春的意思只是說，《詩歸》中選錄了各朝代默默無聞的詩人與詩篇。此與周亮工刪其名而存其詩的說法相去已遠，較無可資對照之處，故略而不論。語見《譚元春集》*Tan Yuanchun ji*，卷22[juan 22]，頁595。

以免情面于前，息怨爭於後。濬初聞而善之，已復思之，仍有未妥者。夫人之好無名之名也，甚于好有名之名也，何則？有姓名而錄或不錄，則其錄與不錄之故，姓名猶冒其半。不載姓名而顯惟其詩之存，則是其美惡全在乎詩，美者真美，而惡者真惡，更無閃躲之地。有無以為榮辱，去取以為喜怒，吾見其什百倍于有姓名之選。則情面于前而怨爭於後者，不益甚乎？⁵⁵

起初，杜濬也贊同周亮工刪去選者、作者姓名以求得真詩的作法，但繼而又認為：倘若刪去作者之名以選詩，則評價標準完全取決於詩作的好壞，再無其他外在的影響因素，此一情境下，詩人們更會因作品入選與否而有榮辱喜怒之感，屆時，事前請託情面與事後怨爭不滿的情況，恐怕也將更為嚴重。因此，杜濬在信末勸周亮工改變心意：「然則先生于當世之詩，一無所論定則已，如尚有論定，則遴拔精而人自服，何必不留姓名乎？不留姓名則又不如留姓名矣。」⁵⁶如此結論，已完全推翻了周亮工原先的想法。杜濬與周亮工交誼甚篤⁵⁷，寫作此信自是出於善意，而周亮工將此信收入《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顯然亦不以其說為忤，那麼，我們又該如何評斷二人的對立見解？事實上，一部詩歌選集所宣揚的詩學思想，往往有人贊同，有人反對；有其正面效應，亦有其負面效應。周亮工所說的「名心息，爭端絕」，是就「盡刪其姓名而獨存其詩」的正面效應而論；杜

⁵⁵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Laigutang chidu xincao sanxuan jielin ji*，卷11[*juan 11*]，頁679。杜濬，字于皇，湖北黃岡人。

⁵⁶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Laigutang chidu xincao sanxuan jielin ji*，卷11[*juan 11*]，頁679。

⁵⁷ 此點，由杜濬Du Jun為周亮工Zhou Lianggong所撰〈讀書樓記〉“Duhualou ji”、〈祭周櫟園侍御文〉“Ji Zhou Liyuan shiyu wen”可以探知。二文分見清Qing·杜濬Du Jun，《變雅堂文集》*Bianyangtang wenji*（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kan*]集部冊72[vol. 72]），頁322-323、395。

濬所說的「情面於前而怨爭於後」，則是著眼於負面效應，二人可謂各得一偏。至於正面效應與負面效應的大小如何，必須取決於詩歌選集的編輯情形以及讀者們的接受態度，無法一概而論。惟周亮工畢竟未將此一選詩方法付諸實踐，僅讓它停留於理論的層面，若以理論而言，此說仍具有反對詩學流派之存在的強烈宣示意義。

《尺牘新鈔三選》選錄了楊大鯤〈與友〉一文，全文極短，只有以下寥寥數字：「閱近人詩文，不欲識其姓氏，直翻誦讀。知人一案。」周亮工評曰：「可為浩嘆！」⁵⁸此不識作者姓氏，直接與作品交感的閱讀方式，正是周亮工所嚮往的讀詩境界。

伍、反流派的詩學理想：卓然成一家言

周亮工的「反流派」詩學有「破」亦有「立」。當流派意識破除之後，詩人無須依傍門戶，因而可以更真實的表達自我，使個人的性情聲氣躍然於紙上，周亮工所期望詩人當「卓然成一家言」的詩學理想，即在此獲得確立。試看周亮工〈答長汀李生化舒〉云：

僕以昔人論文，貴卓然成一家言，非以過高之論繩天下也。蓋積字成句，積句成篇，而人之性情聲氣，於是乎協焉。故文章必至成一家言，而後文成其為文，章成其為章，猶人有一身而成其為一身也。

⁵⁹

每個人皆為獨立的個體，皆有一身，此身不與他人雷同；同理，詩人為詩也應該具有個人的特色，卓然自成一家之言。「卓然一家」意在展現自我，卓然不群，非指別立一家一派。周亮工《尺牘新鈔二選藏奔集》收錄高阜

⁵⁸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Laigutang chidu xinchao sanxuan jielin ji*，卷13[*juan 13*]，頁711。楊大鯤，字九搏，江蘇武進人，順治十六年進士。

⁵⁹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Laigutang chidu xinchao sanxuan jielin ji*，卷14[*juan 14*]，頁723。

〈與振公〉一文，此文對「卓然一家」的概念有更進一步的解析：

文章貴卓然一家者，能以己意構造，言所欲言，不似襲人牙後耳。非必姿度氣格，千篇一律之謂也。……譬之畫家，或畫山水，或畫人物，或畫花鳥，總是一人筆法；同一山水，而時用荆、關，時用倪、黃，賞者未始不望而知為一也。然則學士家又何必拘拘守定一格，而後為自成一家言哉！⁶⁰

作詩為文能在篇章的構造以及言語的表達上出於一己之情意，即可謂「卓然一家」。但卓然一家之言並不意謂詩人的作品只能具有單一樣貌，而是在總體的詩風之下，其個別詩作仍能散發出形態萬千的光采。高阜以畫家為喻：畫家山水之作雖時用五代荆浩、關仝的筆法，時用元代倪瓚、黃公望的筆法，使得細部畫風流動不拘，但所有畫作皆出於一家之手，仍能表現出整體而一致的精神氣度，這才是「卓然一家」的深層意涵。周亮工評高阜此文曰：「然如此方謂之通才。」⁶¹可見周亮工贊同高阜之說，認為「卓然一家」的詩人也可能是兼擅眾體的「通才」。此一觀念可以再借《莊子》的話語來作說明，莊子在〈天下〉篇中自道其學術「萬物畢羅，莫足以歸」，之後又說自己：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⁶²

「畢羅萬物」略近於「通才」，「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恰似「卓然一家」，此二者統合於莊子一身。推而論之，詩人也必須包容諸家流派，兼攬各色風格，才能成為最上乘的卓然大家。

除了前文所提到「樹千萬五色幟」的陳瓚之外，在周亮工心目中，方

⁶⁰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奔集》*Laigutang chidu xinzhao erxuan cangju ji*，卷2[juan 2]，頁281。高阜，字康生，江蘇江寧人。

⁶¹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奔集》*Laigutang chidu xinzhao erxuan cangju ji*，卷2[juan 2]，頁281。

⁶² 《莊子集釋》*Zhuangzi jishi*，卷10下[juan 10 xia]，頁1098-1099。

文（1612-1669）與汪楫（1636-1669）也是自成一家的當代詩人⁶³。周亮工曾為方文作〈西江遊草序〉，其文論曰：

古人為詩，未有舍性情而專言格調者。今人好稱格調，而反略於性情，此詩之所以不古也。……爾止之詩初出，猶為人所驚怪，越數年而漸習；又數年，玉叔、尚白與余輩後先倡導之，而爾止之教遂大著於天下。茲《西江遊草》出，其為海內所尊信而誦服，無疑矣，固無俟余贅。獨異爾止根蒂前古，發之詩歌，為於舉世未為之日，而一旦翕然從之。苟非有深識定力，當羣議而不撓，烏能卓然自立成一家言乎？⁶⁴

文章開端先是對比了古人與今人兩種不同的作詩態度：古人作詩未離性情，今人作詩好稱格調。而方文乃「根蒂前古」的詩人，知其屬於前者，亦即為詩以抒發性情為主。方文詩任性而發，故「間有徑率之句」⁶⁵，世人頗驚怪其詩，但方文以其深識定力排抵眾議，依然堅持自己的創作方式，終能卓然自立一家，寫出海內所歎服的作品。從周亮工的評論來看，詩人欲「卓然成一家言」，必須同時具備兩項條件：其一，具有深遠的識見與足夠的定力，不盲目依附潮流；其二，能不被固定的體格聲調所束縛，真實的表現個人的性情。這兩項條件包括了詩人的詩學識見以及創作能力，二者又當連貫為一。類似的論點也見於周亮工為汪楫所作的〈汪舟次

⁶³ 方文，字爾止，安徽桐城人；汪楫，字舟次，安徽休寧人。

⁶⁴ 《賴古堂集》*Laijutang ji*，卷13[*juan 13*]，頁616。玉叔，即宋琬（1614-1673）；尚白，即施閏章。此文亦見清Qing·方文Fang Wen，《續集·西江遊草》*Xuji ·Xijiang youcao*，《盦山集》*Tushan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集部冊1400[vol. 1400]），頁193。

⁶⁵ 潘江（1619-1702）評方文詩：「其為詩陶冶性靈，流連物態，不屑為章綺句繪之學，間有徑率之句，頗為承學口實。」此處借用其語。語見清Qing·潘江Pan Jiang編，《龍眠風雅》*Longmian fengya*（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kan*]集部冊98-99[vol. 98-99]），卷11[*juan 11*]，冊98[vol. 98]，頁418。

詩序〉：

夫自世尚苟同，分竟陵、歷下而馳者驅染成風，諛之者不曰「上薄曹、劉」，則曰「下掩王、孟」。而舟次持論不少易，且規予甚切，其所自樹立，豈苟為夫世之炳炳烺烺者哉！故其詩蕭遠閒曠，得古人之意而深之以性情，世不得以晉、魏、開、天諸品目輕為疑似。

66

在七子、竟陵二派交相並馳之時，汪楫不苟同於流俗，持論不隨之而改易，此即深識定力的展現；再者，汪楫蕭遠閒曠的詩作能得古人之意，同樣也蘊涵深摯的性情⁶⁷。兩方面條件俱足，故而汪楫也成為不得以魏晉、開元、天寶等固定的品目予以比擬的「自樹立」之詩人。

論述至此，可察知周亮工「反流派」的詩學理論，其實是以古老的「性情」概念作為論述基礎，其源頭可上溯自〈詩大序〉的「吟詠情性」⁶⁸之說。非僅以性情論詩，周亮工在實際創作時也以自道性情來自我期許，《賴古堂未刻詩·跋》即自道：「生平為詩，雖不足傳，然往往能自見其性情。」⁶⁹當時論者普遍認為周亮工的詩作確能符合此一標準，例如錢謙益

⁶⁶ 《賴古堂集》*Laigutang ji*，卷14[*juan 14*]，頁620。「自樹立」，用韓愈Han Yu，〈答劉正夫書〉“*Da Liu Zhengfu shu*”語；「豈苟為夫世之炳炳烺烺者哉」，化用柳宗元Liu Zongyuan，〈答韋中立論師道書〉“*Da Wei Zhongli lun shidao shu*”語。

⁶⁷ 汪楫Wang Ji有《悔齋詩集》*Huizhai shiji*，其詩風另可參王士禛Wang Shizhen〈悔齋詩集序〉“*Huizhai shiji xu*”云：「楫之詩以古為宗，以潔為體，以清冷峭蒨為致，大抵與嘉紀同。當其自得於心，即亦不必盡同也。」語見清Qing·王士禛Wang Shizhen，《漁洋文集》*Yuyang wenji*（濟南[Jinan]：齊魯書社[Qilu shushe]，2007年《王士禛全集》[*Wang Shizhen quanji*]本），卷2[*juan 2*]，頁1553。

⁶⁸ 〈詩大序〉“*Shi daxu*”：“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見漢Han·毛亨Mao Heng傳，漢Han·鄭玄Zheng Xuan箋，唐Tang·孔穎達Kong Yingda正義，《毛詩正義》*Maoshi zhengyi*（臺北[Taipei]：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1989年《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本），卷1[*juan 1*]，頁17。

⁶⁹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跋〉“*Ba*”，《賴古堂未刻詩》*Laigutang weike shi*，《天津圖書館孤本祕籍叢書》[*Tianjin tushuguan guben miji congshu*]冊13[*vol. 13*]（北京

即曾說周亮工詩「情深而文明」。又如林之蕃（1619-？）〈與周減齋〉云：「先生之詩最真，惟知之最真，故心悅誠服，非阿所好也。」熊文舉（1599-1669）〈與周減齋〉亦云：「日者捧讀《偶遂堂近刻》，知字字是淚，字字是英雄本色。」⁷⁰所云「先生之詩最真」、「字字是淚」，皆是就性情之真誠而言。然而，詩歌創作不應只是「性情」的問題而已，其中還牽涉到體格聲調的掌握、語言文字的驅遣，此外在「形式」雖被周亮工視為枝節，但在詩歌中仍是不可或缺的要害，那麼，詩人又應如何加以掌握？對此，可參看周亮工《書影》引侯玄泓（1620-1664）之說：

詩之為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幽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于婦人小夫衝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泳洙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⁷¹

《書影》為札記性質的著作，書中徵引的各家論詩之語，大抵可視為周亮工認同的看法，此段文字亦然。論中以為，「聲」為詩之用，聲又以「情」為根本，則「情」者，詩之體也。詩人如果能以「泳洙休明」為前提，也就是先受到美善良好的陶冶教化，則可由「體」至「用」，隨其情之所至，發為和諧之聲。擴大來說，體格聲調、語言文字也都是詩歌之用，可以泛

[Beijing]：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Zhonghua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weisuo fuzhi zhongxin]，1999年），頁495。

⁷⁰ 分見《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Laigutang mingxian chidu xinchao*，卷1[*juan 1*]，頁37；卷1[*juan 1*]，頁44。林之蕃，字孔碩，福建閩縣人，崇禎十六年進士；熊文舉，字公遠，江西新建人，崇禎四年進士。《偶遂堂近刻》*Ousuitang jinke*，即周亮工Zhou Lianggong，《偶遂堂近詩》*Ousuitang jinshi*，其書僅一卷，有康熙刻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⁷¹ 《書影》*Shuying*，卷7[*juan 7*]，頁196-197。《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Laigutang mingxian chidu xinchao*，卷12[*juan 12*]亦收此文，題〈與友人論詩書〉“Yu youren lunshi shu”。然此文實節錄自侯玄泓Hou Xuanhong為吳兆騫（1631-1684）所撰的〈秋筵前集序〉“Qiu jia qianji xu”，全文見清Qing·吳兆騫Wu Zhaoqian，《秋筵集》*Qiu jia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3年），附錄4[*fulu 4*]，頁351-353。侯玄泓，後改名玄涵，字研德，江蘇嘉定人。

稱為「聲」，這些技法層面的問題其實不必過度著力，因為聲音不過是情感的真實流露，詩人只要具備充足的文化涵養，則可抒發真情而得真聲，進而自成一家之言。

陸、從詩學到畫學、印學

蘇軾〈韓幹馬〉一詩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真已矣，人間駑驥漫爭馳。」⁷²元末楊維禎〈無聲詩意序〉繼之云：「東坡以詩為有聲畫，畫為無聲詩。蓋詩者心聲，畫者心畫，二者同體也。」⁷³雖然詩以文字抒情，畫以圖象寫物，兩種藝術的表現形式並不相同，但二者卻都以情景交融之作為上乘，故詩學與畫學之間仍具有某種同質性。周亮工在〈胡元潤移居詩序〉中論及：「近時能畫者率不工詩，不工詩，其畫何等也？元潤詩與畫恆互其意為之。」⁷⁴即認為詩與畫可以互通其意。至於詩歌與印章的會通，始見於明人周應愿《印說》，其書〈游藝〉篇云：「文也，詩也，書也，畫也，與印一也。」⁷⁵印章的刻製同樣本於情志的抒發，並且也著重於形象的表現，故與詩文書畫的基本原理亦無二致。再觀周亮工〈與黃濟叔論印章書〉云：「僕沈湎於印章一道者，蓋三十餘年于茲矣。自矜從流溯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嘗謂此道與詩同。」⁷⁶論中也將詩學與印學連貫為一。基於這樣的理由，周亮工「反流派」的

⁷² 宋Song·蘇軾Su Shi,《蘇軾詩集》Su Shi shij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92年),卷48[juan 48],頁2630。

⁷³ 元Yuan·楊維禎Yang Weizhen,《東維子集》Dongweizi ji(北京[Beijing]: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 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Wenjingge siku quanshu]集部冊408[vol. 408]),卷11[juan 11],頁165。

⁷⁴ 《賴古堂集》Laigutang ji,卷15[juan 15],頁632。胡元潤,即胡玉昆,字元潤,江蘇江寧人。

⁷⁵ 《印說》一書未能訪得,此文轉引自黃惇Huang Dun,《中國古代印論史》Zhongguo gudai yinlun shi(上海[Shanghai]:上海書畫出版社[Shanghai shuhua chubanshe], 1994年),頁48。周應愿,字公謹,江蘇吳江人;其印論可參黃惇Huang Dun此書,頁41-61。

⁷⁶ 《賴古堂集》Laigutang ji,卷19[juan 19],頁661。黃濟叔,即黃經,字濟叔,江蘇如

詩學論述，也可以擴大至畫學與印學的領域。

先論畫學中的「反流派」。清初畫家王翬（1632-1717）曾作一十六幅畫彙為一冊，贈予周亮工，畫冊前王翬題有一段文字自述習畫歷程，其文今載周亮工《讀畫錄》，文云：

嗟乎！畫道至今日而衰矣。其衰也，自晚近支派之流弊起也。……
翬自齠時搦管，矻矻窮年，為世俗流派拘牽，無由自拔。大底右雲間者，深譏浙派；祖婁東者，輒詆吳門。臨穎茫然，識微難洞。已從師得指法，復於東南收藏好事家，縱攬右丞、思訓、荊、董、勝國諸賢，上下千餘年，名蹟數十百種，然後知畫理之精微，畫學之博大如此，而非區區一家一派之所能盡也。由是潛神苦志，靜以求之，每下筆落墨，輒思古人用心處，沈精之久，乃悟一點一拂，皆有風韻；一石一水，皆有位置；渲染有陰陽之辨，傅色有今古之殊。於是涵泳於心，練之於手，自喜不復為流派所惑，而稍稍可以自信矣。⁷⁷

明代至清初的畫派有董其昌（1555-1636）為主之雲間派，戴進（1388-1462）、吳偉（1459-1508）為主之浙派，沈周（1427-1509）、文徵明為主之吳門派，以及王時敏（1592-1680）、王鑾（1598-1677）為主之婁東派，諸派之間相互譏詆，競爭之激烈猶如當時的詩派論爭。王翬幼時搦管習畫，即為此數派所拘，以致於臨毫茫然，無由超拔，直到後來遍覽唐代王維、李思訓，五代荊浩、董源，乃至於明朝諸賢之作，方知畫學之博大非任一派別所能窮盡；再經過多年的潛心練習，才自信已作終能

舉人。

⁷⁷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讀畫錄》*Duhua lu*（臺北[Taipei]：文史哲出版社[Wenshizhe chubanshe]，1974年《畫史叢書》[*Huashi congshu*]本），卷2[juan 2]，頁2060-2061。王翬，字石谷，江蘇常熟人；其繪畫風格與成就，可參陳履生Chen Lusheng，《王石谷》*Wang Shigu*（長春[Changchun]：吉林美術出版社[Jilin meishu chubanshe]，1996年）。

不為流派所惑。王翬嘗有論畫名言：「以元人筆墨，運宋人邱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⁷⁸此處所謂「大成」，正是指融攝諸派而卓然自立一家的畫風。而前引《讀畫錄》中的王翬之語本是為周亮工而發，周亮工也錄之於己作中，文末並評曰：「自敘若此，可知石谷之於畫矣。」⁷⁹可見對於王翬的畫派論述，周亮工是抱持肯定的態度。對照《讀畫錄》論吳偉業：「能萃諸家之長，而運以己意，故落筆無不可傳者。」論龔賢（1619-1689）：「其畫掃除蹊逕，獨出幽異。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信不誣也。」論張風（?-1662）：「無所師授，偶以己意為之，遂臻化境，瀟然澹遠，幾無墨路可尋。」以及論吳宏：「自闢一徑，不肯寄人籬落。」⁸⁰諸論中，皆以不依傍門戶而獨創一格作為鑒賞畫作的標準，周亮工反對畫學流派的意識亦於此充分流露。

次論印學中的「反流派」。周亮工〈與黃濟叔論印章書〉云：

三橋，北地；主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類而為「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飯」、「痛飲讀離騷」凜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漳海諸君子，甘受人符籙之誚，毅然為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常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偽體，惟以秦漢為師，

⁷⁸ 清Qing·張庚Zhang Geng，《國朝畫徵錄》*Guochao huazheng lu*（濟南[Jinan]：齊魯書社[Qilu shushe]，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子部冊73[vol. 73]），卷中[*juan zhong*]，頁581。

⁷⁹ 《讀畫錄》*Duhua lu*，卷2[*juan 2*]，頁2061。

⁸⁰ 分別為〈吳梅村〉“Wu Meicun”、〈龔半千〉“Gong Banqian”、〈張大風〉“Zhang Dafeng”、〈吳遠度〉“Wu Yuandu”諸篇文句，分見《讀畫錄》*Duhua lu*，卷1[*juan 1*]，頁2037；卷2[*juan 2*]，頁2064；卷3[*juan 3*]，頁2068；卷3[*juan 3*]，頁2076。張風，字大風，江蘇上元人；吳宏，字遠度，江西金谿人。

非以秦漢為金科玉律也，師其變動不拘已耳。⁸¹

此論以詩學流派比擬印學流派。明代印風自文徵明之子文彭（三橋，1498-1573）追法漢印，始確立宗派，其地位與創立七子派的李夢陽略相彷彿，故周亮工以三橋、北地相提並論；何震（主臣）學印於文彭，文彭卒後，何震聲名大顯，成為晚明印壇之宗匠，此一情形猶如後七子繼前七子而崛起，故周亮工以李攀龍喻之。文彭、何震宗法漢印的風格可謂正體，但此一正體卻無法限制天下才智之士的創意，閩人黃樞（子環）、沈鶴生改以金文款識入印，即是對於當時印風的一種變革，其意義則如公安派力矯七子派的復古之弊。再至劉履丁（漁仲）、程邃（穆倩，1605-1691），復將大小篆與金文款識熔為一爐，創造出離奇錯落的獨特風格，此又近似竟陵派在復古與師心之外別立深幽孤峭之宗⁸²。而對於這些印學派別，周亮工主張「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既謂「合諸家」，可知周亮工的折衷方式既非以一家為主，亦非調合兩家而用其中，而是兼攬各家各派，使流派的觀念化於無形。論中雖說「以秦漢為師」，但秦漢時期的印刻尚無流派之分，故周亮工以秦漢為師的目的，實在於「師其變動不拘」而已。證諸周亮工《印人傳》論顧璞：「立品高迥，不屑類從流俗，作印恥雷同，余最好之。」論吳麐：「不規規學步秦漢，而古人未傳之祕，每於兔起鶻落之餘，別生光怪，文三橋、何雪漁所未有也。」論江疇臣：「疇臣治玉章，則真能取法古人而運以己意者，即其鄉人何雪漁，尚不屑規模之，況其下者乎？」論陸天御：「作印能運以己意，能運以己意而復妙得古人意，

⁸¹ 《賴古堂集》*Laigutang ji*，卷19[*juan 19*]，頁661。此文亦錄入《印人傳》*Yinren zhuan*，卷2[*juan 2*]之〈書黃濟叔印譜前〉“*Shu Huang Jishu yinpu qian*”。論中「漳海諸君子」，主要指黃樞（子環）、沈鶴生，亦可兼指劉履丁（漁仲），諸子皆福建漳浦人，故名。

⁸² 此段印學流派的發展過程，見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與黃濟叔論印章書〉“*Yu Huang Jishu lun yinzhang shu*”，《賴古堂集》*Laigutang ji*，卷19[*juan 19*]，頁661。進一步的討論，可參趙昌智Zhao Changzhi、祝竹Zhu Zhu，《中國篆刻史》*Zhongguo zhuanke shi*（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06年），頁180-185、208-211。

此漢標之所以傳也。」⁸³可知周亮工評價印章，同樣強調印家應具有不依從流俗的獨創性，印學流派的觀念也在這些論述中遭到某種程度的消解。

柒、結語

綜上所述，周亮工的「反流派」詩學是先以「樹千萬五色幟」為喻，表明統合各家流派的基本立場，再主張以「盡刪其姓名而獨存其詩」的選詩方法，編選一部具有典範作用的當代詩歌總集，藉以消弭流派之爭，其中，則寄託著超邁諸流派而「卓然成一家言」的詩學理想。整體觀之，周亮工「反流派」的相關論述確可構成一完足的系統，非一般斷章片語式的流派批評可比，此一思維方式並且也應用於畫學與印學，成為全面性的藝術理論。

與隱逸於山巔水湄的前朝遺民不同，身為貳臣的周亮工在清初文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例如錢陸燦（1612-1698）為周亮工撰〈墓誌銘〉云：「讀公詩與古文詞，迺知公則今之韓柳李杜也，公真天下文章之士也。」⁸⁴髡殘石谿（1612-1673）為周亮工畫〈山水軸〉，亦題云：「櫟園翁，文章詩畫之宗匠也。」⁸⁵這些說法或許有溢美之處，但由此不難想見周亮工

⁸³ 分別為〈書顧筑公印譜前〉“Shu Gu Zhugong yinpu qian”、〈書江皞臣印譜前〉“Shu Jiang Haochen yinpu qian”、〈書吳仁趾印章前〉“Shu Wu Renzhi yingzhang qian”、〈書陸漢標印譜前〉“Shu Lu Hanbiao yinpu qian”諸篇文句，分見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印人傳》*Yinren zhuan*，收入清Qing·顧湘Gu Xiang輯，《篆學瑣著三十種》*Zhuanxue souzhu sanshi zhong*（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子部冊1092[vol. 1092]），卷2[*juan 2*]，頁45；卷2[*juan 2*]，頁45；卷2[*juan 2*]，頁48；卷4[*juan 4*]，頁54。論中「何雪漁」，即何震。又，顧堞，字筑公，浙江錢塘人；江皞臣，字濯之，安徽歙縣人；吳慶，字仁趾，安徽歙縣人；陸天御，字漢標，江蘇崑山人。

⁸⁴ 《賴古堂集》*Laigutang ji*，附錄[*fulu*]，頁712。

⁸⁵ 見清Qing·陸心源Lu Xinyuan，《穰梨館過眼錄》*Rangliguan guoyan lu*（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子部冊1087[vol. 1087]），卷36[*juan 36*]，頁388。

當時的聲望與影響力。也因為具有文壇宗匠的身分，周亮工的「反流派」詩學更能呈顯出重要的意義：就時代意義而言，周亮工的詩論深刻反省了明代以來的流派現象，其論述不僅反映出明清之際詩學思想的遞嬗軌跡，且其立論精神在於破除詩壇的門戶之見，可促使詩人不被特定的家數所侷限，而回歸到情志的真實抒發，這對於當時的詩歌創作而言，確能發揮積極的指導作用。再就個人意義而言，周亮工主合不主分的流派策略也體現了其領袖後進的人格特質，同樣以時人的記載為據，黃虞稷（1629-1691）〈行狀〉記周亮工：「生平喜士如饑渴，宦轍所至，山陬海澨，有以讀書能為文名者，必枉車騎過之，有可致者，即為拂席開閣。或又令進其所知，使耳目間不遺一士，然後快得一善力抽揚之，惟恐不及。」⁸⁶或如方文〈與減齋〉云：「先生如大清涼池，無量眾生前後來飲，當令各飽而去也。」⁸⁷此一恢弘開闊的盟主胸襟，正與其涵融各家流派的論詩態度相印合。綜之，周亮工的「反流派」之說，不僅試圖解決清初詩壇共同面臨的詩學困境，同時也展現了其個人特殊的生命志趣。

⁸⁶ 《賴古堂集》*Laigutang ji*，附錄[fulu]，頁724。

⁸⁷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Laigutang chidu xincho sanxuan jielin ji*，卷16[juan 16]，頁753。

徵引文獻

(一) 古籍

- 漢Han·毛亨Mao Heng傳，漢Han·鄭玄Zheng Xuan箋，唐Tang·孔穎達Kong Yingda正義，《毛詩正義》*Maoshi zhengyi*，臺北[Taipei]：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1989年《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本。
- 魏Wei·王弼Wang Bi，晉Jin·韓康伯Han Kangbo注，唐Tang·孔穎達Kong Yingda正義，《周易正義》*Zhouyi Zhengyi*，臺北[Taipei]：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1989年《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本。
- 唐Tang·韓愈Han Yu著，錢仲聯Qian Zhonglian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Han Changli shi xinian jishi*，臺北[Taipei]：學海出版社[Xuehai chubanshe]，1985年。
- 宋Song·蘇軾Su Shi，《蘇軾詩集》*Su Shi shij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92年。
- 宋Song·朱熹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臺北[Taipei]：長安出版社[Changan chubanshe]，1991年。
- 元Yuan·楊維禎Yang Weizhen，《東維子集》*Dongweizi ji*，北京[Beijing]：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Wenjinge Siku quanshu*。
- 明Ming·袁宏道Yuan Hongdao著，錢伯城Qian Bocheng箋校，《袁宏道集箋校》*Yuan Hongdao ji jianjiao*，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1年。
- 明Ming·鍾惺Zhong Xing，《隱秀軒集》*Yinxiuxuan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2年。
- 明Ming·譚元春Tan Yuanchun，《譚元春集》*Tan Yuanchun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8年。
- 清Qing·錢謙益Qian Qianyi，《牧齋有學集》*Muzhai youxue ji*，《錢牧齋

- 全集》*Qian Muzhai quan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3年。
- 清Qing·錢謙益Qian Qianyi，《列朝詩集》*Liechao shij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7年。
- 清Qing·吳偉業Wu Weiye，《吳梅村集》*Wu Meicun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9年。
- 清Qing·杜濬Du Jun，《變雅堂文集》*Bianyatang wenji*，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kan*。
- 清Qing·方文Fang Wen，《蠡山集》*Tushan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賴古堂集》*Laigutang ji*，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kan*。
-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賴古堂未刻詩》*Laigutang weike shi*，《天津圖書館孤本祕籍叢書》*Tianjin tushuguan guben miji congshu*，北京[Beijing]：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Zhonghua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weisuo fuzhi zhongxin]，1999年。
-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書影》*Shuying*，臺北[Taipei]：漢京文化公司[Hanjing wenhua gongsi]，1984年。
-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讀畫錄》*Duhua lu*，《畫史叢書》*Huashi congshu*，臺北[Taipei]：文史哲出版社[Wenshizhe chubanshe]，1974年。
-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印人傳》*Yinren zhuan*，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編，《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Laigutang mingxian chidu xinchao*，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kan*。
-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編，《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奔集》*Laigutang chidu xincao erxuan cangju ji*，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kan*。
-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編，《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Laigutang chidu xincao sanxuan jielin ji*，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kan*。
- 清Qing·周亮工Zhou Lianggong編，《賴古堂印譜》*Laigutang yinpu*，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2年。
- 清Qing·王夫之Wang Fuzhi，《夕堂永日緒論》*Xitang yongri xulun*，《船山全書》*Chuanshan quanshu*，長沙[Changsha]：嶽麓書社[Yuelu shushe]，1998年。
- 清Qing·王夫之Wang Fuzhi，《明詩選評》*Mingshi xuanping*，《船山全書》*Chuanshan quanshu*，長沙[Changsha]：嶽麓書社[Yuelu shushe]，1998年。
- 清Qing·潘江Pan Jiang編，《龍眠風雅》*Longmian fengya*，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kan*。
- 清Qing·吳兆騫Wu Zhaoqian，《秋笳集》*Qiuja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3年。
- 清Qing·王士禛Wang Shizhen，《漁洋文集》*YuYang wenji*，《王士禛全集》*Wang Shizhen quanji*，濟南[Jinan]：齊魯書社[Qilu shushe]，2007年。
- 清Qing·卞永譽Bian Yongyu，《書畫彙考》*Shuhua huikao*，北京[Beijing]：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Wenjinge Siku quanshu*。
- 清Qing·張廷玉Zhang Tingyu等，《明史》*Mingshi*，臺北[Taipei]：鼎文書局[Dingwen shuju]，1998年。

清Qing·張庚Zhang Geng,《國朝畫徵錄》*Guochao huazheng lu*,濟南[Jinan]:齊魯書社[Qilu shushe],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清Qing·陸心源Lu Xinyuan,《穰梨館過眼錄》*Rangliguan guoyan lu*,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清Qing·郭慶藩Guo Qingfan,《莊子集釋》*Zhuangzi jishi*,臺北[Taipei]:華正書局[Huazheng shuju],1991年。

(二) 近人編輯、論著

上海博物館Shanghai bowuguan編,《上海博物館藏明清法書》*Shanghai bowuguan cang Ming Qing fashu*,上海[Shanghai]:上海書畫出版社[Shanghai shuhua chubanshe],1983年。

胡遠濬Hu Yuanjun,《莊子詮詁》*Zhuangzi quangu*,合肥[Hefei]:黃山書社[Huangshan shushe],1996年。

施祖毓Shi Zuyu,〈李明睿鈎沈〉“Li Mingrui gouchen”,《復旦學報》[*Fudan xuebao*]期5[no. 5],2002年9月,頁134-140。

高行健Gao Xingjian,《沒有主義》*Meiyou zhuyi*,臺北[Taipei]:聯經出版公司[Lianjing chuban gongsi],2001年。

陳聖宇Chen Shengyu,〈周亮工《尺牘新鈔》三選初探〉“Zhou Lianggong *Chidu xincao* sanxuan chutan”,《清代文學研究集刊》[*Qingdai wenxue yanjiu jikan*]第1輯 [no. 1],2008年8月,頁210-260。

陳履生Chen Lusheng,《王石谷》*Wang Shigu*,長春[Changchun]:吉林美術出版社[Jilin meishu chubanshe],1996年。

馮小祿Feng Xiaolu,《明代詩文論爭研究》*Mingdai shiwen lunzheng yanjiu*,昆明[Kunming]:雲南人民出版社[Yunnan renmin chubanshe],2006年。

黃惇Huang Dun,《中國古代印論史》*Zhongguo gudai yinlun shi*,上海

- [Shanghai]：上海書畫出版社[Shanghai shuhua chubanshe]，1994年。
- 趙昌智Zhao Changzhi、祝竹Zhu Zhu，〈《中國篆刻史》*Zhongguo zhuanke shi*〉，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06年。
- 趙樹功Zhao Shugong，〈《中國尺牘文學史》*Zhongguo chidu wenxueshi*〉，石家莊[Shijiazhuang]：河北人民出版社[Hebei renmin chubanshe]，1999年。
- 蔣寅Jiang Yin，〈清初詩壇對明代詩學的反思〉“Qingchu shitan dui Mingdai shixue de fansi”，《文學遺產》[*Wenxue yichan*]期2[no. 2]，2006年3月，頁108-120。
- 錢鍾書Qian Zhongshu，〈《談藝錄》*Tanyi l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93年。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四十一期